

一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

微视角

◎王纪

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非我老妈莫属。何以见得?请看事例。

譬如说,今天某报登了一则贪官被抓的消息,明天老妈必定会谆谆教导我说,别人的钱不能拿,公家的事要用心做,你看,×××就栽了吧。我唯唯诺诺。其实,我早已不管单位的钱财支出,用心办事倒是自己的风格,不敢稍有懈怠。但不能驳她,要按照她的标准,不贪不懒地做人,这样一生平安。其实,老妈是对的。

有的事就有点“过分”。我常常将白天在单位看不完的报纸拿回家来看,有时老妈到我家看见了,她就浑身不自在,盯在我的后面说,你这样把公家的报纸带回家,没事吗?我说,这有什么呀?我看报是工作,将工作拿回家来做,领导知道了应该表扬我呢!她会接着说,那你看完后就拿回去吧。我说,这报纸就是订给我看的,我拿回去干什么?她说,交给公家去卖废品呀!一次,两次,她都这样说我。想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这样的,既有单位的严格要求,也有习惯成自然,在普通职工身上,公私是绝对分明。我被当下的风气潜移默化了。其实,老妈是对的。

现在“光盘”很流行了,而这在我家已是多年的传统。但凡到饭店就餐,哪怕只有少量的菜肴剩下,老妈一定要打包。我女儿差不多是90后的人了,觉得很没“面子”;我有时也有点下不来台。平时很迁就儿子、孙

女的老妈这时态度坚决,说浪费是种“罪过”,一定要打包拿走。其实,她是对的。

老妈做过宁波邮电局最繁忙的一个营业部的临柜业务,接待四面八方客,是优秀营业员。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她对别人的态度与服务质量十分计较。有的营业员说话生硬,有的服务员干活马虎,我们看了也就算了,想想现在的服务水平也就这样了,不能太计较。她不干,要批评人家。譬如她就“指导”服务员擦桌不能光擦中间这一块,边边角角都要顾到。其实,服务员都知道,只是偷懒或赶时间而已。老妈一较真,我们就劝她:现在就这样了。她不高兴,说,都是你们这样眼开眼闭惯坏的。我在苦笑中暗暗承认,其实,老妈是对的。

最近老妈生病住院了,她的意见更多了。对保姆对护士的“批评”就不谈了,就说她对一位近亲的抱怨:几站公交车就能过来的地方(指医院),春节期间也见不到他到一到,当年我是怎样怎样探望的,怎样怎样帮忙的……我说,有能力去帮助人家,是咱们应该做的,也是咱们的修行,也许人家正有事,也许过两天就来,你不要焦急。在老妈看来,这世界的秩序,应该是“父慈母爱兄友弟恭”的;处事的先后,应该是“急难之际拔刀相助”的。其实,老妈是对的。

但是现实早已不是这样了,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了,也不是传统理念中的那样了。但老妈坚持着,老妈坚信着,所以,她是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老太太,而我却那样的市侩,那样的随波逐流。



爱深沉

我想和岁月聊聊

◎蒋晴尔

医院的广播响起,报着一个个患者的名字,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叫号字眼触目惊心。我回想着昨晚电话里母亲虚弱的声音,几句简单的言语夹杂着微弱的咳嗽声,我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母亲病了。

记忆里母亲从未病过,在我眼里她总是那么精神,嘴角上扬着自信的微笑,白皙的皮肤将她衬托得十分洒脱,使我忽略了她转身后才打湿的眼眶,使我不曾觉得其实她如此离不开我。日复一日,生活与学业的忙碌使我与她有了距离,每当我结束挑灯夜战的时候,她早已熟睡了。而每当她早起去上班时,我只能疲惫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注射室的灯光微暗,我放轻了脚步——母亲睡着了。这是我时隔许久再次看见安详熟睡的她。母亲的眉毛是那么好看,像是绣上去的锦缎,尽管失去了些血色,但那嘴角依旧微微上扬,充满了自信与骄傲。可母亲的眼睛下面有了眼袋,像是一圈圈深深刻进了那柔软的皮肤。

母亲的额头密密地布着一条抬头纹,像是贪婪地攫取母亲的活力与光彩。不知是不是因为灯光的原因,那一丛丛白发扎进我的眼球,胸口的某处仿佛被刺痛了。母亲是何时有了这些白发的?平日里天天见面,也不觉得突兀与生硬,如今仔细端详,竟是这样刺目。这些白发茂密在母亲的头上,像是扎根在我的心里。我抚摸她的手,原本白皙的双手如今也皱纹斑驳。从前被母亲牵着走时,感受到的是一双温暖的大手,可现在被我握着的,是一双瘦小的手,被针扎得千疮百孔。我不由得攥紧了她的手,不想放开。

现实打败了我心中天真的幻想:母亲也是会老的。我曾以为她是超人,可以一辈子为我撑起一片天空。但现在,她就快倒在我面前,需要我去张开双手拥抱她、支撑她。

岁月,我们聊聊好吗?请你让她慢些老去,让我快些长大。让我能背得起她,让我能为她拔去根根白发,让我能好好记住她年轻的样子和她自信的微笑。时光都去哪儿了?我还没好好看看你,怎么你就老了?

冬天的日子,暖暖地过

随想曲

◎李茂荣

手机响起闹铃的时候,其实是握在我手心里的。贴着我胸口,压在被子下面,生怕突然的铃声扰了爱妻的安逸。最近一段时间,我睡得不是很好,时常凌晨莫名醒来,有时也做一些杂乱无章的梦,零零碎碎的,犹如枯落的秋叶,散乱一地,风起四处翻滚,寻不得原来的根源。梦境似乎也与具体的某人、某事有关,只是都是些久远的人和事,有些甚至是多年未曾联系的人和子虚乌有的情景。不过这些都是午饭过后蜷缩在热烘烘的阳光下闭目养神时整理出来的框架,不太可信。梦幻和现实本就相互交错,亦真亦幻。

冬天的早晨就像待嫁的姑娘,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却将冰清玉润的脸蛋露出来,红粉饰面,眉目倾城。太阳隔着一层淡淡的薄雾,一如娇娘,轻纱掩面,欲语还羞。每天我打开门上班前,习惯在院子里伫立一会儿。半人高的院墙外,小河微微起皱,随风乍起的粼粼轻波,一层一层荡向岸边。河对面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仓促地开始了一天的奔忙,除了几个水果摊贩悠闲地双手插兜,晃来晃去。十多年前,我和爱妻生活在年轻的冬天里,她没有遇到她的风流倜傥,我却遇到了我的貌美如花,于是一起走到今日,积攒了十多年的有点温暖的唠叨,十多年的带着呵斥的嘘寒问暖,以及一盘盘香喷喷的红烧鱼。似乎从第一天相遇开始,我们就惊讶地发现我爱鱼头她爱鱼尾的美事,我有时在想,或许是因为不想浪费那一盘盘红烧鱼,所以安排了我和她的相遇。

我是个对着装冷暖没有太多感觉和认知的人,往往因为穿衣与气温不甚相宜而被人取笑,自此便落下极其畏惧随温度变化增减衣服的心理阴影。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工作那会儿,我摸索出一套克服这项缺陷的

本事来。那时每每一早醒来感觉天气异常,我便赶去最近的路口,观察路人的着装厚度,以此参考来定夺自己的穿衣标准。前段时间,气温飘忽不定,我也一日冬天、一日春天地更换着衣服。某天,我穿着厚外套在公司里走着,同事W问:有那么冷吗?我仔细观察几位同事后,才发现只有其中一位似乎因为年长,穿着与我旗鼓相当,其他几位都是轻便穿着。前天感觉有点冷,视觉上我的穿着和他人无异,只是招架寒意仍有些吃紧,忍不住臆测,便喊住老王,撩起他裤脚,惊问,你都穿上秋裤了?老王答:这都什么天气了?我穿十多天了。晚饭后,我翻箱倒柜找出秋裤,爱妻在一旁整理我码在电脑椅上薄薄厚厚的内衣外套羊毛衫,唠叨:看看你,每件衣服穿一天就堆这里,还不让洗!我理屈词穷:我以为隔天就要穿,可这鬼天气弄得我真不会穿衣服了!

入冬以后,我就变懒了,走路的频率和节奏也适时地慢下来。我希望自己没心没肺地生活着,喝点小酒,吃点鱼头,偶尔给突然想起的朋友发个微信。回不回是他的事,反正我发了就是。就像有个旧友质疑我对友谊的忠诚,我辩驳:有心的人一直都在,得空煮酒沏茶静候斯人,来与不来,在他;候与不候,在我!

我喜欢真诚地等待需要自己的人,更享受被人需要被人等待的感觉。我突然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大的,浓眉大眼,双目炯炯,唤作帅儿,圆我爱美之心;小的,明眸皓齿,眉清目秀,唤作轩儿,圆我附庸风雅之意。在这样的冬天,他们静候我回家一起晚餐。远远地看到我风尘仆仆赶回家门,一起向我跑来。我双手抱起他们,透过门窗,厨房里爱妻做好我们爱吃的红烧鱼,热气腾腾,香气袅袅。温暖的吊灯下,既定的旧习,最爱的鱼头给我,最爱的鱼尾给她,左边的鱼身给帅儿,右边的鱼身给轩儿。屋外依旧寒风凛冽,屋内温暖如春,筷子在齿间、碗口、碟子中磕碰,日子就在这样不紧不慢中,安静地缓缓流淌着……

无创伤正骨手法复位,中药外敷内服 市中医院非手术治疗骨折筋伤

近日,家住江东区的10岁小旺旺在沙发上玩耍时,不慎跌落且右腿着地,他当时就感觉右边大腿肿了起来,不仅疼痛难忍,而且稍一移动就能听到骨头摩擦的声音。他当即被抬到市中医院骨伤科就诊,诊断为右股骨粉碎性骨折,移位明显。

按照常规方法,至少需要两次手术治疗,第一次放置钢板,一年后还要在麻醉下取钢板,会留下15厘米左右长的伤疤。接诊的金甬主任中医师,大胆地提出了另外一种治疗方法,在局麻下予以手法复位,一旦成功就可以避免手术,即便不成功再转手术治疗也不迟。小旺旺的家属听说还有可以避免手术的方法,当即表示愿意一试。

在病房里,金甬医师用传统手法正骨,只用了约5分钟的时间就把断骨接好了。根据X片显示,复位非常理想。医生后续给小旺旺骨牵引+小夹板固定治疗,并定期复查X片,根据拍片情况进行复位和调整小夹板及牵引

重量。两个月后,小旺旺就能下地行走了;三个月后,小旺旺的右腿就感觉不到与左腿有任何异样了,能跑能跳,恢复得比手术治疗更快。

70岁的王阿姨患骨质疏松,上卫生间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骨粗隆间骨折。因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她慕名找到市中医院骨伤科,医生给予手法复位,患肢牵引,定期拍片,根据拍片情况,调整牵引重量。一个半月后,王阿姨就可床上坐起;三个月后,就不需要拐杖了。

由于王阿姨同时患有骨质疏松,治疗骨折的同时需要积极治疗骨质疏松,市中医院骨伤科采用传统方法治疗骨质疏松,减轻症状,补肝肾,强筋骨,原来经常感到腰背部疼痛的王阿姨,疼痛感明显减轻。此后周围每每有人骨折,王阿姨都介绍到中医院骨伤科来。“我这么严重的骨折,居然能不开刀就医治好,真的太神奇了!”王阿姨说。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医院里各种各样的骨折损

伤患者也越来越多。宁波市中医院骨伤科李启运主任中医师说,骨折不外乎两类治疗方法,手术治疗或保守治疗,市中医院对能选择保守治疗的骨折尽量选择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的保守治疗;只有对不能选择保守治疗的,才选择手术治疗。

保守治疗中的中医正骨手法,历史悠久,约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有专治骨折的医生。唐代蔺道人在其所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中即提出了治疗骨折的方法和原则:复位、固定、药物治疗和功能锻炼。市中医院骨伤科采用的无创伤正骨手法复位,辅之以中药外敷内服,可避免开刀,减轻患者的痛苦,大部分在门诊就可解决,对骨折筋伤的治疗和康复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受到广大患者一致好评。

有很多在外院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人,也特地找到市中医院骨伤科,进行手法复位,部分骨折病人只需四到六周,即可基本恢复正常。林诗舟 刘扬

总第 5780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摄影 安徽